

倪墨炎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现代文坛随拾



除夕诗

胡

適

除夕過了不七日。
忽然有人來討除夕詩！
除夕一去不復返。
如今回想起來竟已太遲！
那天孟和請我吃年飯。

倪墨炎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现代文坛随拾

一個茶壺
一個茶杯
一個志摩
一個小品文

謝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坛随拾 / 倪墨炎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458-0800-1

I. ①现… II. ①倪…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2533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现代文坛随拾

倪墨炎 著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50,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58-0800-1/I · 243

定价: 40.00 元

本书说明

作者先后出版了十本书话随笔集。现将过去出版的《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随录》合并,又与其他集子调整了一些文章,编成现在这本《现代文坛随拾》。姜德明先生的序原是为《现代文坛随录》写的,印在本书之前同样生辉,并已得到了德明先生的同意。《小引》是当初作者为《现代文坛偶拾》写的,编入本书,似也可以。本书最末编入作者近期写的八篇短文,请读者注意。

序

姜德明

我在上海有好几位书友，墨炎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到过他所居的那间阁楼小木屋。那是机关院内一个四邻不靠、真正的空中楼阁。木板壁上糊了旧报纸，然而挡不住暗暗钻进来的刺骨寒流。屋里最贵重的似乎是一只旧皮箱，古老得完全可以作为电影厂里的道具来用。墨炎君小心地为我打开了它，里面立刻闪出金色的光芒。啊，那是一箱旧书，有鲁迅著作的初版本，以及大量有关研究鲁迅的旧版书，都是稀见的藏品。

对于爱书的人来说，这无异打开了一个满贮黄金的百宝箱，我为之陶醉了。特别是看到我所不藏的版本，实在羡慕之至。那时墨炎君的妻女还住在绍兴吧，他孤身一人就在这小木屋里开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辛勤耕耘。我简直不敢想象，他是怎么伸出那双手来写字的？因为我领教过上海冬天的威力。

后来，他借调到北京来参加鲁迅作品的注释工作，有空时，常常到我这里来小坐。谈兴浓时竟可流连一个下午，不知黄昏将至。谈的都是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事，不少是畅想曲，间或也谈到了墨炎君的某些个人经历。原来他的故乡距离鲁迅外婆家的安桥村很近，自幼知道鲁迅。他的家并不富裕，解放初期，他初中毕业后便到上海来谋职。到了上海，恰好看到一家管吃管住的郊区市立中学正在招生，求学的欲望又使他进了高中，以后又进了师范学院。他本来喜欢古典文学，基础也好，但更爱鲁迅，因此连带喜欢上现代文学。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矛盾，看看他写的《鲁迅旧诗浅说》一书，以及有关论述鲁迅与古典文学的论文，不仅资料丰富，深入浅出，到底也透露出他在古典文学方面修养有素。他跟我说过，那时的上海街头有不少旧书摊，他徜徉其间却掏不出几角钱来买一本心爱

的书。然而,他从旧书摊前终于发现了新文学这条长河的迷人景色,从那时起,他就想去推开那充满了幻想和神秘之感的文学大门。

应该说,墨炎君锐意搜集现代文学资料起步较晚,但他收获显著,这同他早已心中有数大有关系。什么书重要,什么书稀见,什么书有价值,什么书意义不大,他都了如指掌,减少了很多盲目性。上海是当年全国文化活动的中心,底子深厚,也为他的搜集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前两年,我到他那个真正的家作过客,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拥挤的上海来说,那房子也并不是太差的。墨炎君为我打开了他的书柜,我对他的某些三十年代的旧版书不禁垂涎三尺,恨不能常居沪滨,否则我肯定是他的一名对手,会分去他部分藏书的机缘。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在上海的另一位书友胡君的收藏也许比他还要丰富一些以外,我几乎再也找不出比墨炎君藏书更精到的了。他就利用这些书,撰写了《鲁迅与书》、《现代文坛偶拾》、《鲁迅署名宣言和函电辑考》,以及这本新著《现代文坛随录》。他是一位善于搜书,并善于利用藏书来进行著述的作家。

可贵的是墨炎君既对文学资料感兴趣,常常有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常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比如他的专著《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便是一部耐读的学术研究著作。此外,他关于现代作家创作的旧诗在新文学史上的价值等见解,以及关于周作人、张资平等人的文学评价,在我都感觉到既新鲜,又是实事求是的。比如张资平,他就提出张早期的小说还是现实主义的,后来才堕入三角恋爱小说的滥调。这是以前很少人论述的。

听说墨炎君最近又迁入了新居。现在他再也不是一个买不起一本旧书的穷学生了。今年初夏,他来北京开会,我们又见了面。他高兴地跟我说,在新居里布置了一间书斋,新打了满墙的书柜,高达屋顶,还专门做了找书的小木梯子,邀我下次到上海时一定去看看。我听了欣然良久,差一点对他说出:“墨炎君,从你近十年来的生活变化,不是也可以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吗?”

很奇怪,此刻我还是想起了他早已告别了的那间小木屋。正是在那阴冷而简陋的小屋里,墨炎君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长夜埋首在书堆中,从那里开始了他那艰辛而光辉的征途。收获的田野从来不是别人随便赐予的,总是留给那些肯于付出自己劳动的人。我相信,墨炎君今后也不会忘记他在小木屋里度过的那些酷暑和寒冬。

我在上海有好几位书友,墨炎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6年6月

小引

生长在农村,家境不算富裕,因而从小没有养成吃零食的习惯。但农家的孩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零食吃的。春节期间,炒花生、香葵子、爆开豆,几乎每家都有的。清明前后,镇上有艾饺了,农家孩子难得吃上艾饺,但从田埂边采来叫“黄花”的野菜,做成“黄花麦果”,放上几粒糖精,倒也香甜可口。立夏以后,鲜罗汉豆上市了。这更是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一个盛季。贪吃的孩子这时常常肚子硬梆梆的发亮。初夏到了,屋后的黄瓜棚又成了孩子们的流连之所。初秋的菱角,冬天的荸荠,也都是吸引孩子的佳品。但是,不论哪种零食,都只好吃得适可而止,否则母亲就会狠狠地说:“伤食!光吃零食不吃饭,人是不会壮的!”

在城市里,零食更多了,不但孩子们吃,成年人也吃。

我不反对零食。带着泥土芳香的瓜果,有着地方特色的各种小吃,品种繁多的种种糕点,给人间增加了许多欢乐。当然,母亲的话也是不错的:光吃零食,“人是不会壮的”。

我这篇小引怎么扯到零食上去了呢?聪明的读者其实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了。人们常常称书籍为精神食粮。食粮不外乎两种:正食和零食。教科书,什么什么“概论”,什么什么“史”,正儿八经的大部头,要正襟危坐地读,大概是“正食”吧。而像我这本小书中的文章,是介绍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零碎知识的;写得随意,读起来可能也较轻松,而且它们的篇幅都不长,只要有几分钟闲暇,就可读上一篇,大概可算是“零食”吧。靠这样一本小书去考博士研究生,大概是不行的,你得去吃“正食”。

然而,零食也有营养。新鲜瓜果有多种维生素,奶油、巧克力都是高油脂、高蛋白。因而,零食和正食又是相通的:它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有时也可发展而成正食——

西餐的奶油、土司,就和零食更为接近。有些书话、札记、随笔,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这对考博士研究生者,恐怕不至于完全无用。那么,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去吃“精神正食”,精力差、时间短的时候吃吃“精神零食”,或许可谓两相宜乎!

如果有人读了我这本小书,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兴趣,想要进一步深入堂奥,这更是我额外的收获。不管怎样,这本小书,大约不至于使读者“伤食”。这点我倒是有自信的。

倪墨炎识

1984年国庆之夜焰火映照之下

目录

序(姜德明)

小引

《新青年》上的四首同题诗	/ 1
刘半农的诗和赵元任的曲	/ 6
宗白华的《流云小诗》	/ 9
陈衡哲的《一日》	/ 12
陈衡哲的科学童话	/ 14
陈衡哲的诗作	/ 17
《爱眉小札》的手稿本	/ 20
徐志摩的纪念册	/ 23
写大家闺秀的凌叔华	/ 26
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	/ 29
从淦女士到沅君	/ 32
诗人陆志韦	/ 35
何植三的诗集《农家的草紫》	/ 38
钱玄同·疑古·疑古玄同	/ 41
张闻天的《青春的梦》	/ 44
张闻天译《狗的跳舞》	/ 46
俞平伯早期的诗作	/ 48
“种瓜得豆”的作家	/ 51
裴文中的文学之花	/ 53

目录

- “一二八”和左翼文坛 / 94
- 潘汉年的文学活动 / 96
- 潘汉年的小说集 / 99
- 潘汉年与《文化斗争》 / 101
- 潘汉年和民间文学 / 103
- 朱湘的诗论 / 104
- 杨之华的文艺创作 / 108
- 《南行记》和艾芜的漂泊生涯 / 110
- 艾芜的散文集《漂泊杂记》 / 112
-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几种版本 / 115
- 赵家璧和《佳作集》 / 117
- 丽尼的散文 / 119
- 女作家罗淑的幸与不幸 / 121
- 巴金编印的画册 / 125
- 胡子婴的长篇小说《滩》 / 128
- 抗日的作家和《陨落的星辰》 / 131
- 成仿吾的《〈使命〉再版序言》 / 133
- 成仿吾的《新兴文学论集》 / 136
- 成仿吾关于翻译的论文 / 139
- 高长虹的《草书纪年》 / 142
- “含泪批评者”的论文集 / 145
- 周作人创作的小说 / 148
- 别具风格的废名小说 / 151
- 周建人的文学活动 / 157
- 刘大杰的小说创作 / 160
- 郁达夫退出左联实情 / 163
- 尚钺的小说集《斧背》 / 55
-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 57
- 为林语堂辨正一件事 / 59
- 许地山的小说和散文 / 60
- 许地山编《达衷集》 / 63
- 陆晶清及其研究专著 / 68
- 《申报·自由谈》的创办和演变 / 70
- 鲁迅小说的插图 / 72
- 鲁迅谈阿 Q 画像 / 76
- 《阿 Q 正传》改编史话 / 78
- 白薇和《打出幽灵塔》 / 80
- 王任叔及其笔名“巴人” / 82
- 多才多艺的丰子恺 / 84
- 茅盾与中国济难会 / 86
- 茅盾与木刻集《子夜之图》 / 89
- 最早改编《子夜》的剧本 / 92

目录

郭沫若编印的图集 / 165	
淦女士的《沅君卅前选集》 / 168	
庐隐的散文与《东京小品》 / 171	
周而复的处女作《夜行集》 / 174	
严文井的处女集《山寺暮》 / 177	
老舍的理论著作 / 180	
巴金的《失去的星》 / 183	
一本纪念“九一八”的作品集 / 186	鲁迅和《守常全集》 / 253
甘永柏的散文和小说 / 188	《我的失恋》“新解”质疑 / 255
许杰的《现代小说过眼录》 / 191	鲁迅何以没有评论李贽和龚自珍 / 258
杨潮和《我的爸爸》 / 193	秋瑾和夏瑜 / 261
杨骚的诗和诗剧 / 196	秋瑾及《歌两章》 / 262
恽铁樵和他的《人生意味》 / 203	鲁迅关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 264
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 / 205	小说家张资平的一生 / 271
傅东华的《山胡桃集》 / 208	新潮社和《新潮文艺丛书》 / 285
作家《自传丛书》 / 210	清华文学社及其丛书 / 288
几种作家的自传集 / 214	沉钟社和《沉钟丛书》 / 291
三十年代作家评传 / 217	徐志摩编《新文艺丛书》 / 293
茅盾的自选集 / 221	鲁迅和诺贝尔文学奖 / 295
作家自选集和盗版选本 / 225	我藏有巴金《点滴》初版本 / 297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 229	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影印本 / 299
《我与文学》和《我的良友》 / 232	鲁迅没有传递过方志敏文稿 / 302
李又然的散文及其《国际家书》 / 234	《林辰文集》 / 307
诗化的水浒研究 / 237	鲁迅在上海住闸北还是虹口 / 310
《弘一大师年谱》 / 239	鲁迅加入光复会的几个问题 / 313
柳亚子的诗和《左袒集》 / 243	怎样评论鲁迅对苏联初期建设成就的歌颂 / 319
文集、全集、选集漫议 / 246	
应重视旧体诗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 / 249	

后记

《新青年》上的四首同题诗

几个作家,同时写一个题目,发表出来让读者自由品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它无形中成了一次作家的作文比赛。在现代文坛上,曾有过几次这样的雅举,这里且介绍《新青年》上的一次。

在1918年3月15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这是该刊编辑部出题要同人们写的。现按原刊排列的先后和分行的形式,逐一介绍于下。

除 夕

沈尹默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

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

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销磨。

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

沈尹默这首诗,分行别致,接近于散文诗。他借着从幼年到中年对于每年除夕的不同感受,深深地感叹了人生道路的步履艰难。在当时像诗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感叹是很有代表性的。

胡适写的一首,却是另一种意境:

除 夕

胡 适

除夕过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夜饭，
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
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
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
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象是易卜生和白里欧，
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
预备明天寄与“他”！

诗中所说的“孟和”是陶孟和，社会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的撰稿人。
胡适的这首诗记了他参加的除夕之宴，好像没有更深的诗意。

接着是陈独秀所作的一首：

丁巳除夕歌

——一名《他与我》

陈独秀

古往今来忽有我，
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

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
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
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何为？
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何为？
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歌除夕；
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
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
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
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
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
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
我自设网罗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
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诗中的“他”，即指“除夕”。“除夕”在旧社会的穷人看来是“年关”，在富人则是祝福之日，所以陈独秀说它“令人痛苦令人乐”。陈独秀写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他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两种世界——穷人和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虽然他还不能指出改变那个社会的出路，但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十分激烈的。最后结尾的时候突出一个“愁”字，大有“愁天下穷人之愁”的气概。说那个时候的陈独秀是“启蒙共产主义者”也好，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好，从三首诗比较可见，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出胡适，也高出沈尹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这组同题诗的最后一首是刘半农写的。他的思想境界似也不如陈独秀：

除 夕

刘半农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有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刘半农原注云：“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峙)，用消极法笃(督)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刘半农这首诗使我们了解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那年是怎样过除夕的。他们讨论了文艺创作，并拟在《新青年》上开辟文艺批评栏，批评新出版物中的差错。刘半农虽说：在“满街车马纷扰”之时，他一个人回家去，显得最为闲适，但他和鲁迅等除夕都还在讨论文艺工作，可见其实也并不闲适。此诗不同于前面三人的，另有一种风格。

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这四首诗，一个写出了感叹的“叹”字，一个突出了“吃”字，一个强调了“愁”字，一个落脚于“闲”字。四首同题诗，表现了四位诗人极不相同的思想境界。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

1982年8月发表，1984年12月改写。

刘半农的诗和赵元任的曲

赵元任的歌曲集已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赵元任是国内外闻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他为不少诗人的作品谱过曲,其中谱得较多的有刘半农的诗作。诗曲结合,也是新诗坛和新歌坛的一个好传统。

赵元任和刘半农是1924年在巴黎开始合作的。那时赵元任正在注意中国单字声调的实验法,听说刘半农的《四声实验录》出世,特地打听了刘半农的住址前往拜访。他看到的是:“房子已经够小了,可是桌椅板凳锅灶碗盏之间,发现东一个音鼓,西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可不是专为唱留声片用的,乃是为转动音浪计用的。那时他的更大规模的《汉语字声调实验录》论文的实验工作已经快做完了。”从此他们成了好友。他们不但在语言学研究上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在歌曲的创作上也志趣相投。1925年他们都回到了祖国。以后,赵元任就陆续为刘半农的诗作谱曲。赵元任曾说过:“半农的诗调往往好像已经带了音乐的‘swing’在里头,这些年来跟他编曲和讨论乐律问题也都像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两人合作的歌曲中,流行最广的是《教我如何不想她》。歌词全文是: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